

# 祖孙三代成校友！ 高校迎新上演“浪漫接力”

“我是土生土长的华工人”“我们祖孙三代，都是广工人”……金秋九月，广东高校陆续开学。在迎新现场，新快报记者发现，有不少新生一家几代人同为校友，与学校的情缘跨越了半个世纪。当“新生”的到来和“校友”的记忆重叠在一起，迎新故事有了不一样的“浪漫”。“三代逐梦，同进一校门”这样奇妙的缘分，也深藏着薪火相传的坚守与热爱。

■采写: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 王娟 通讯员 华轩 杜清  
图片:受访者供图



■陈泓睿和爷爷、父亲合影。

陈泓睿

●广东工业大学2025级新生

“这是传承，也是奇妙的缘分”

“我们祖孙三代，都是广工人！”广东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25级新生陈泓睿的爷爷陈焰基、伯父陈嘉晔、父亲陈嘉华都是广工校友。如今，陈泓睿也将在广工开启美好未来，续写这段跨越三代人的“广工故事”。

1969年，爷爷陈焰基毕业后留在广工任教，潜心教学的同时矢志科研攻关，为国防工业研制和设计了中国第一台“真空自耗电弧凝壳炉”，填补了我国钛金属冶炼的空白；退休后还继续发挥余热，获学校第四届“感动广工”人物。对于孙子的选择，陈焰基表示“这是传承，也是奇妙的缘分”，他希望陈泓睿能好好学习，“将来国家有需要的时候，能派得上用场！”

在陈泓睿的记忆中，小时候爷爷闲暇时会带着他和堂哥在校园里玩，“我对东风路校区的生活区和教学区都很熟悉，生活区2楼饭堂的扒饭很好吃。小学时每周二我都会去7号楼前面的广场玩，还会绕着整个校区玩捉迷藏。不过，一直不敢上教学楼，因为楼上有很多自习的哥哥姐姐。”他印象最深的还是爷爷对自己的教导，“爷爷经常说‘广工是科研的硬骨头’，他也给我们讲过研究钛金属冶炼助国家攻破技术难关的经历，经常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，希望我们能考入广工，接触集成电路、机械自动化这些王牌专业，将来能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。”

父亲陈嘉华当年学的是英语专业。陈泓睿说，父亲也曾和自己分享过不少“广工记忆”，“他说当年是在五山校区上学，条件还比较差，住的是8人间，宿舍在半山腰，没有空调没有热水，热水需要到水房刷卡打水……而现在，校园各种设施都很新，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家人的“广工情结”深深影响了陈泓睿，也成了他坚定的选择。“他们对广工的热爱和怀念，让我在填写志愿时对这所学校充满了向往。”陈泓睿说，踏入广工校园，就觉得这里很亲切，感受到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“我期待能结交更多朋友，努力学习专业知识，拓宽国际视野，传承广工精神，未来能通过所学的知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回馈社会。”



■陈骏乐与父亲合影。

陈骏乐

●华南理工大学2025级硕士研究生新生

“‘华工气质’早已在心里埋下种子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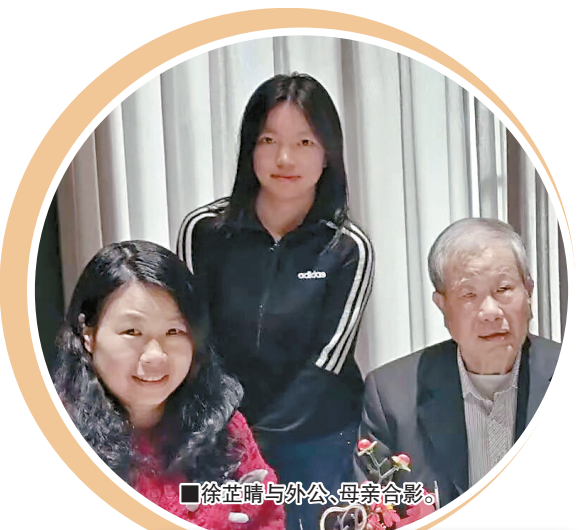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一家三代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华工。”华南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的2025级硕士研究生新生陈骏乐，家有三代华工人。“第一代华工人是奶奶陈坚武(66届校友)，第二代华工人是父亲陈炜(93届校友)，我是第三代。”今年入学的他，续写了家庭跨越半世纪的华工情缘。

1961年，陈坚武带着对知识的渴望走进了华工的校门。1966年毕业后，国家推行“统招统分”，她毫不犹豫远赴浙江投身高分子实验工作，后来调回广东，转型从事统计工作。尽管职业领域几经更迭，但华工人“严谨务实”的底色从未改变。她潜心钻研统计方法，屡屡获评单位“先进工作者”，用“服从需求、尽心尽力”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真切的榜样力量：“华园教给我的是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把事情做好。”

陈炜自儿时便常听母亲讲述华工岁月，“考华工”的想法早在他心中扎了根。在填报志愿时，他将华工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，“这里的平台能让眼界更开阔。”最终，陈炜被华工录取，在华园度过了充实的四年。西湖边的制图楼让他震撼“原来有专门教画图的教学楼”，西十六宿舍的走廊回荡着同窗的欢声笑语，食堂里馅料十足的肉包是他至今难忘的美味……毕业后，他在工作领域闪闪发光。“华工教给我的‘学以致用’，是无论做什么，都要落地见效。”这也是他常对儿子陈骏乐说的话。

作为家里的第三代华工人，陈骏乐与华园的联结是水到渠成的双向奔赴。“从小在奶奶与父亲口中听到的华园故事和他们身上的‘华工气质’早已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。”陈骏乐说，这份选择是源自心底对“华工”二字的笃定。

今年作为硕士研究生新生踏入华园，陈骏乐也有了清晰的科研方向。原来，大二时，因外婆听力下降他偶然认识了学院研究听力声学的导师，从此对“助听器与人工耳蜗”领域产生浓厚兴趣。“奶奶和爸爸都告诉我，华工的‘实干’不是空喊口号，是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。”他希望，未来能用自己的专业和所学给听障人士带来切实的帮助。



■徐芷晴与外公、母亲合影。

徐芷晴

●华南理工大学2025级本科新生

“母亲可以克服这些困难，我肯定也能做到”

“我是土生土长的华工人。”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2025级本科新生徐芷晴来自另一个“一家三代华工人”的家庭。

他们的华园故事要从徐芷晴的外公外婆讲起。同为华工1970届校友的外公姚钟尧和外婆林惠音为这段情缘写下浪漫开篇，徐芷晴妈妈姚彦(1993届校友)则续写了“校二代”记忆。如今，徐芷晴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缘考入华园，成为第三代华工人。

姚钟尧当年就读的是华工化工系橡胶专业。1970年，他因表现优异留校任教，1979年考取了华工研究生，成为恢复高考后早期的研究生。此后数十年，姚钟尧始终扎根教研一线。他不慕虚名，将“踏实做研究”的态度深深烙印在学生心中。林惠音与姚钟尧在华工求学期间便是同窗。毕业后，他们一同留校任教，成了教研路上的“同行者”，华园见证了他们的爱情故事。

姚彦几乎是与校园共同成长。因父母都在华园任教，她自幼在华园长大的，有时父亲要彻夜盯着实验仪器，她便常陪伴父亲在13号楼实验室待

着，华园的科研气息早已悄悄融进了她的童年记忆。考入华工自动化专业后，姚彦迎来了学业上的挑战，课程又多又难给她带来现实考验。也正是这“痛苦的四年”，磨砺出了她不服输的韧性。后来在工作和创业路上，回忆起这段时光，她都坚信“没有跨不过的坎”。那些做实验到深夜的日子，那些因为学业太难而流的眼泪，都成了她最珍贵的青春记忆，“华园给了我探索的空间，也让我明白热爱可抵万难。”

徐芷晴的华园情则是从小“喂”大的。小学时，她经常跟着外公外婆到华工食堂里吃饭；初中在华工附中就读，饭卡成了她每天进出食堂的“钥匙”；而平时，一家人也常去西湖苑聚餐，华园的味道成了她家常记忆的一部分。

如今，徐芷晴作为华工新生，终于拿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校园卡。当用这张卡打上饭时，她心里满是归属感，欣喜于自己成为了真正的华工人。她说，每次听母亲姚彦讲起当年学自动化时的挑战，总会给自己鼓劲：“我母亲可以克服这些困难，我觉得我肯定也能做到。”